

丘吉尔、杜勒斯、尼赫魯、
艾森豪威尔、戴高乐、肯尼迪
关于和平共处和
人道主义的言論

(供 內 部 参 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丘吉尔、杜勒斯、尼赫魯、
艾森豪威尔、戴高乐、肯尼迪
关于和平共处和
人道主义的言論

(供 內 部 参 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年·北京

· 供 內 部 参 考 ·

丘吉尔、杜勒斯、尼赫魯、
艾森豪威尔、戴高乐、肯尼迪

关于和平共处和
人道主义的言論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4) 定价 0.60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4 \frac{1}{2}$ · 插頁 2 · 字数 104,000

1964年1月第一版 1964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 · 692

目 录

丘吉尔(1874—)	1
杜勒斯(1888—1959)	20
尼赫魯(1889—)	42
艾森豪威尔(1890—)	66
戴高乐(1890—)	86
肯尼迪(1917—1963)	104

丘 吉 尔

(1874—)

一、战争与和平、核武器、裁军

到了基督紀元的二十世紀之初，战争才真正开始进入了作为人类的潜在毁灭者的王国。人类组成了大的国家、大的帝国，各民族逐渐具有了充分的集体意识，这就使屠杀的事业可以在一种过去所意想不到的规模上、并以过去所意想不到的坚忍力来加以策划和执行。

选自《我们都将自杀吗？》（1925年），见《感想和冒险》伦敦 1932 年版第 246 页。

显然，在这种情形下，一次势均力敌的战争可能造成世界的毁灭并引起人类的锐减，因而一方面拥有某种压倒的科学上的优势就可以导致疏忽的一方的彻底奴役。不但人类现在掌握的威力能毁灭各民族的生命，而且它第一次给与文明人的一个集团以使它的对手陷于毫无办法之境的机会。

同上，第 250—252 页。

我们今天要铭刻下来的全面战略概念，就是世界各国所有男男女女的家庭的安全和福利、自由和进步。我所特别指的是千千万万住在农舍或公寓中的家庭，在那里，依靠工资为生的人们

在充滿事故与艰难的生活中掙扎，保卫妻子儿女免于穷困，以敬畏上帝的精神或按照往往起有力作用的倫理观念来教养家庭。为了使无数这样的家庭安然无恙，应当防护他們免遭两大浩劫：战争和暴政。大家都知道，当战争的災禍突然降临到这些养家活口的人們以及他們为之劳动和奔波的人們的头上的时候，普通的家庭会落到怎样惶惶不安的地步。……一旦恶人的野心或强国的侵略欲望在广大地区使文明社会的結構解体，小百姓就要面临他們所无法克服的困难。他們一个个都要粉身碎骨。在这样一个宁靜的下午，我站在这里，想像到千百万人現在实际上正在遭遇的情景，想像到在这时期如果饥荒在地球上蔓延，将会发生什么景象，真是不寒而慄。……我們最重大的任务和职责，就是防卫普通人民的家庭免遭另一次战争的恐怖和不幸。这一点是我們大家都同意的。

选自1946年3月4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的演說，見《国际文献选集》（外交部情报司資料室編）第3卷（1950年10月）第1—2頁。

……当这个世界組織〔指联合国〕还在幼年时期，就把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現在共同拥有的关于原子彈的秘密知識或經驗交給它，是錯誤和輕率的。在这个仍然動蕩不安和不联合一致的世界，把这种知識和經驗随便处理，那就是犯罪的瘋狂行为。任何国家都还没有人睡不好觉，这是因为这种知識、以及应用这种知識的方法和原料，目前大部分掌握在美国手中。如果情况倒过来，某个共产党国家或新法西斯国家在目前壟断了这种可怕的力量，我不相信我們大家还会这样高枕无忧。单单对这种力量的恐惧心理，就可能被輕而易举地用来在自由、民主的世界中施行极权制度，其后果将不堪設想。上帝的旨意是这种情况不

应当出現，因此在我們不得不碰到這種危險以前，至少還有喘息的余地；即使到了那個時候，如果我們竭盡全力，我們還是能擁有強大的優勢，以致在有人要使用或威脅要使用它們時，就可以進行有力的威懾。最後，當人類的根本的兄弟友愛在一個世界組織中真正體現並表達出來的時候，就不妨把這些威力委託給它。

同上，第3頁。

……我反對新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說法，更反對新戰爭已經迫在眉睫的說法。……我不相信俄國想望戰爭。他們所想望的是戰爭的果實，是無限地擴張他們的權力和主義。但是我們今天在這裡趁着還有時間所必須加以考慮的，是永遠防止戰爭和在所有國家儘快地建立自由和民主的條件。我們如果閉目不視，或者單單等待局勢的發展，或者奉行綏靖政策，都是不能免除我們的困難和危險的。現在需要的是一種解決辦法；這種解決拖延得越長，就將越發困難，我們的危險也就越大。

同上，第7頁。

幾個星期以前，我曾向下院談到人類現在掌握有不斷發展的破壞力以及科學第一次可為和平時代帶來的幾乎無窮無盡的物質利益。當我對總統〔指艾森豪威爾〕的建議——這個建議書的範圍雖是有限的，而且包含普通人看不懂的技术性的東西——加以仔細思索時，我不禁感到我們是正在走向一個可能成為人類命運中的轉捩點。

我熱切盼望蘇聯政府不會漠視在如此黑暗和混亂中的這一線光明。我確信這個建議是出於誠意和無私的善意，並且我相信和希望它依靠它自己的實力所給予它的自信心，將在一定會

导致扩大全世界人民的福利和减少他們的恐惧的道路上迈进。

选自 1953 年 12 月 17 日在下院关于百慕大会
議的演說，見 1953 年《国际文献选輯》（中国
人民外交学会編譯委员会 編）第 11 卷第 35
頁。

如果能够把消耗在毁灭性武器上的財富和劳力用于普普通通的和平的目的，那将会在所有人們面前展开一幅什么样的前景啊。从这里得到好处的将不仅是西方而已。俄国的人民不得不一直过着艰苦、悲慘的生活，而二十世紀對他們來說，也充滿了痛苦。他們会衷心珍爱安乐和閑暇、舒适和消遣的，只要他們的統治者这样决定，这些东西就会屬於他們的。

选自 1954 年 6 月 8 日在英語协会为格侖瑟將軍
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說，見《不成文的联盟》倫
敦 1961 年版第 155 頁。

軍事科学上的一次革命，已經深刻地改变了那些到目前为止用以指导——或者誤导——人类的因素和价值。这主要不是因为一些特定的地点或基地比以前更加容易受到攻击的緣故，尽管情况确是如此。这是因为任何未来战争的全部性质和時間表，都已經起了激变，像这样的事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看不到这一点，就将鑄成大錯。

选自 1954 年 11 月 9 日在倫敦市長宴会上的演說，
同上，第 194 頁。

不妨这样說，人类面前摆着一个明确的抉擇。……一方面，令人惊叹的科学和具有高貴本能的人类結合起来，可以展开以前所沒有見过的燦烂前景；另一方面，全体都将在仇恨和混乱中

搞垮，很可能是蕩然无存。

因此，讓我們不要把門关上。誠然，我們必須警惕；誠然，我們必須堅定地維護我們认为是正义的原則，但是，讓我們耐心地、勇敢地下定决心爭取这一天的到来，那时可以使一切国家的一切人，都把有些人是承襲下来的、另一些人是产生出来的罪恶野心，全都拋到九霄云外。到了那时，我們將終于能自由地共同爭取享受上帝乐于賜給人类的幸福。

选自 1954 年 11 月 26 日在布 利斯托尔大学授
予学位典礼上的演說，同上，第 199 - 200 頁。

……当美国国会〔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柯尔先生（Sterling Cole）一年前——1954 年 2 月 17 日——发表了关于氢彈的第一个全面的說明时，人类事务的全盘基础就起了革命，人类就陷入了不可衡量和充滿厄运的境地。

現在的事实是：一点儿的钷，也許装不滿桌上的这个盒子——它是儲藏起来十分安全的东西——就足以制造出那种武器，可以使单独拥有它的任何一个大国获得不可爭辯的世界霸权。沒有絕对的办法可以抵御氢彈，也看不到有什么方法可以完全担保任何民族或任何国家不受毁灭性的損害；只要有二十个氢彈就可能在广大的地区造成这种損害。

我們該怎么办？我們該往哪里去保全性命和拯救世界的未来？对于老年人倒不大在乎，他們不久总得走了；但是我看到那些生气勃勃的青年，尤其是看到那些热热闹闹地玩耍的儿童，却未免觉得沉痛，并且不知道，要是上帝对人类感到厌烦的話，他們将遭遇到什么命运。

.....

……也許有一天，君子作風、对人类同胞的爱、对正义和自由的尊重，将使受尽折磨的几代人能够从我們不得不在其中生

活的可怕的时代里平静而胜利地向前迈进，那时就露出曙光了。……

选自1955年3月1日在下院关于防御问题辩论时的演说，同上，第226、234页。

我們的周圍世界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不管是好是坏，新的令人不安的力量正在落入人类的手中。这些力量可能带来无比的幸福，也可能带来毫无意义的全面毁灭。

选自1957年5月3日在保守党组织樱草会年会的演说，同上，第295页。

在最近几个月里，我已看到了希望的迹象。赫鲁晓夫先生最近在纽约提出的方案〔指全面彻底裁军〕，在基本目的上同麦克米伦先生及其同僚所提的计划并无不同——那个计划将提交新成立的联合国委员会审查，这一点是俄国同意的，这是前进的一步。

选自1959年9月29日在伍德福的竞选演说，同上，第326页。

二、和平共处、大国关系、首脑会议

我們〔指美英苏三国〕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如果我们失败了，也许会引起来一百年的混乱。如果我们强大了，我们就能实现捍卫者的任务。当然还不仅限于维持和平，……三国还要指导世界的前途。我决不願将任何制度强使別的国家接受。我要求自由以及各国按照各自的願望发展的权利。我們三国要始終不

渝地維持友好关系，从而保证一切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

选自1943年11月23日同斯大林的談話，見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波士頓1948年版第
5卷第360—361頁。

我必須說明，尽管世界事务已陷入動蕩不安和混亂的狀態中，但是，我认为大國間的最高級會議應舉行而勿再拖延。……很可能在这次會議上不会达成具体的協定，但是参加會議的人們可能会有一种共同感觉，即：他們或許能作出一些比使人类——包括他們自己在內——分裂略胜一筹的事情。

例如，他們可能为这样一种思想所吸引，……就是让全人类的疲勞的勞苦大众进入一个他們从来没有达到、甚至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幸福的、公平的、享受福利与閑暇以及充滿着无害的人生乐趣的难得阶段。

……如果各国占领导地位的人物不下决心爭取对人类所曾提供的最偉大的目标和荣誉，那末，現在掌握着決定权的人們将要負起充滿劫运的責任。从最坏的方面来想，参加會議的人可以建立更多的密切联系。从最乐观方面来想，我們可以获得一代的和平。

选自1953年5月11日在下院关于英国外交政策的演說，見1953年《国际文献选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編譯委员会編）第11卷第67頁。

……让我說清楚，我們加强自由世界防御力量来对付共产党的压力和潜在的苏联武装侵略的政策，和同时設法創造苏联可以放心地和和平地与我們并肩共处的条件，这两者之間是沒

有矛盾的。

选自 1954 年 2 月 25 日在下院辯論关于柏林會議結果时的演說，見《不成文的联盟》倫敦 1961 年版第 118 頁。

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应当和平共处和不懈地努力消除或撇开它們的分歧；这是双方的职责，也是双方的利益。人类今天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方面，科学打开了一个不可限量的自我毁灭的裂口。另一方面，它也展現出一幅任何种族的群众从来不曾知道，甚至从来没有梦想到的富足和舒适的奇景。……虽然我們不惜作出极大牺牲、付出很大代价坚持加强我們的軍事实力，但是我們决不应当忘記謀求同俄国和平而友好地解决我們之間的分歧的重要性。

选自 1954 年 6 月 8 日在英語协会为 格 倫瑟將軍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說，同上，第 154—155 頁。

……我很高兴听說艾森豪威尔总統說，世界的希望在于共产党国家和非共产党国家的和平共处；他接着又警告說，这种主張决不应导向迫使任何国家屈从于外国統治的姑息行为，我对此完全同意。

……在有警惕性戒备的和平共处的主張和要以武力来鏟除共产主义邪說和異端的心情之間，有一个多么大的思想上的鴻沟！的确是一个鴻沟。这一声明就說明認識到了战争現在所具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性质，認識到了它的可怕的后果甚至超过与共产党国家共处的困难和危險。

的确，我相信，对这个政策的普遍接受，就可能經過若干年

以后导致目前使世界陷于分裂的种种問題，像許多問題那样得到解决，或自行消失，从而使人类免于大規模毁灭，并使時間、人性和上帝的仁慈有机会来拯救我們。

选自 1954 年 7 月 12 日在下院报告英美会谈情况的演說，同上，第 168 頁。

……我本人相信各国的人民大众都是善良、正派的，他們都想同别国的男男女女和睦地过生活。如果訓練千百万人的集团并且放任他們在对其他大量惶恐不安的人群抱着仇恨感情的支配下一意孤行，那么，等候着世界的就只是毁灭而不是别的。……让各国人民都彼此伸出友誼和寬恕之手，并在自由、正义和和平之中共同前进，探索生命的奥秘吧。

选自 1954 年 10 月 9 日在保守党年会上的演說，同上，第 187—188 頁。

我是那些相信西方的和东方的大国应当設法彼此友好地、和平地生活的人之一。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它們这样試試看，誰也不会吃亏。……但是，如果苏联人真正喜欢密封起来受官吏的支配，只要他們并不危害別人的安全和自由，那是他們自己为自己去决定的問題。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变化是永远不停的，很可能，人类在走完它的旅程以前，还要学习很多东西。

……我指望有这样的一天，用艾登爵士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在西方实现了稳定和共同目的以后，就将会建立起我們能設法和东方达成諒解的必要基础。这样，我們就可以通过耐心、果敢和有条不紊的逐步进展，到达較平靜、較亲切的时代的那个安息之所。

选自 1954 年 11 月 9 日在倫敦市长的宴会上的演說，同上，第 194—195 頁。

和平共處終究是我們尋求的第一件事，這件事對於他們和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之間建立這種更加輕鬆的私人關係，對於更透徹地了解我們的生活方式，都能作出重大的貢獻。

選自 1956 年 4 月 13 日在保守黨組織櫻草會的演說，同上，第 286 頁。

但是，我們很願意忘記舊賬。我現在尋求的，而且一直在尋求的，不過是同俄國人和好，正像大戰結束後，我盡全力來使德國回到歐洲大家庭的圈子裡來一樣。俄國和英國從和平中都只能有所得而無所失。蘇聯人希望卡爾·馬克思的學說將會最後取得勝利。我們這方面深信隨著繁榮的溫和和改善生活的影響終於開始使共產主義世界進步，他們就會比較願意同他們的鄰人暢暢快快地生活下去。這是我們的希望。我們在表達這種希望時不應當死板；我們必須體諒到俄國人有理由的耽心；我們必須耐心，必須堅定。

選自 1959 年 3 月 20 日在伍德福選區的演說，同上，第 314 頁。

就我自己來說，我認為這樣的會晤是可取的，不論它能否產生具體的協議，領導人之間的會晤只能增加和平的機會。人們期待着舉行另一次會議，會帶來達成諒解的新機會，這一事實就意味着，這時這一方或另一方被迫採取極端措施的危險減少了。對世界各國領導人來說，像他們現在這樣彼此會晤，應該是一件好事。

……麥克米倫代表團發現，俄國方面似乎願意談判。接着就舉行了日內瓦外長會議，現在又有赫魯曉夫先生和艾森豪威爾

總統之間的訪問，這種訪問已經开辟了更加廣闊的道路。

选自1959年9月29日在伍德福選區提名大會
上的演說，同上，第320—321頁。

三、蘇聯動向

斯大林，以及俄國軍隊的首領和俄國外交政策的領袖們，應當解散和根除共產國際。他們应当向歐洲表現他們自己是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有強大的武裝來保持它的獨立，絕對打消用示范以外的其他方法向外國傳播它的主義的任何主意。

如果現在採取這一步驟，並能讓那些想保持和平並對俄國人民懷有善意的國家感到滿意，就會大大緩和世界緊張局勢和增加俄國安全的前景。……而且，斯大林的政策多年以來已經朝這個方向移動。如果一個建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真正繁榮的俄國真是實現了的話，那麼，從他的觀點看來，有什麼宣傳能比這種景象更令人心服呢？正如在作一切重大決定時的情形一樣，必然有人激烈地提出相反的主張；但是，我至少不會放棄這樣的希望，即俄國的這個大好機會是將被抓住的。

选自《德國和日本》（1936年11月27日），見《一步
一步地》倫敦1940年第四版第85頁。

現在，遠非我們所能控制但卻符合我們最高願望的種種重大事件，忽然在全世界的生活中變成人人知曉的了。一批新人在莫斯科取得了大權，而他們的言語、姿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有他們的行動，看來都顯示着心情的改變。我們還不能說這意味着什麼。我們不能衡量他們的用意有多深，或者他們已經開始的這個過程將把他們導向何處。

是否一陣新的和風吹到了这个苦难重重的世界上呢？当然，世界各地人民的心里都忽然产生了希望。

选自1953年4月17日在苏格兰统一党年会上的演說，見《不成文的联盟》倫敦1961年版第34頁。

也很可能俄国各地的广大人民現在极大部分既是受过教育的，他們的性格与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們的注意力已从对外侵略轉向国内生活的改善。

……我感到做下述的結論，不是不合理的或危險的：国内繁荣——而不是对外的侵略——不但是俄国各族人民衷心的願望，而且也是他們的統治者的长期利益。

选自1953年11月3日在下院关于外交問題的演說，見1953年《国际文献选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編譯委员会編）第11卷第85—86頁。

我无法相信，像苏联統治者們这样精明强干的人，会沒有評价过斯大林的政策使他們付出的代价和获得的东西。我确信这种情况在俄国是存在着的；他們环顾一下世界大势，就会了解到他們虽然获得了不少的世間权力，但却失去了他們本来可以得到的許多东西。在这种背景之下，斯大林政权的結束，一批新人物的上升到克里姆林宮的最高地位，就使我們大家产生了一种希望：一种新的心情將統治俄国，而对于世界人民和对于俄国的善良、勤劳而勇敢的人民來說，一个新的时代將要出現。

选自1954年2月25日在下院的演說，見《不成文的联盟》倫敦1961年版第111—112頁。

……我感觉苏联广大人民一定有想过好一点日子的非常热烈的希望。

我想苏联人民希望得到科学所能够给予全世界各国人民、给予广大人民群众的若干新财富，希望有更多和更多种类的东西吃，有更多更好的房子，有更多的家俱摆在房中，希望有更多更好节目的电影，而且民主政治在一旦物质需要满足之后，究竟应该有些好玩的东西。

为什么苏联人民不该有些电视的玩意儿呢？……他们已经在玩电视，看足球联赛。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这种运动，但是足球联赛这类事情是一个人生活的背后的支持力量，而一切社会的进展就要靠着他们每日忠实的劳苦和努力。

因此，我想弄得十分明白，俄国人民是否不认为，他们国家从今后二十五年的和平发展中所能得到的利益反而会远多于一步步地咄咄逼人那样所得到的。把我们都逼到一个局面，其可怕的情况真令人不堪设想，但是我十分肯定，结局总是我们胜利，可是胜利是建筑在一片瓦砾之上。

选自 1954 年 6 月 28 日就东南亚集体防务计划、和平共处及举行“首脑会议”等问题答记者问，见 1954 年《国际文献选辑》（中国外交学会编译部编）第 2 卷第 58—59 页。

……我恳求你们弄清楚，在这个期间不要放过任何办法以便使苏联人民有一个了解伟大物质幸福远景的机会。这种幸福是给予那些千万人民的，并且我很相信——如果我必须作预言的话——他们不会丢掉这种机会。

同上，第 59 页。

……我十分肯定，没有一件事比俄国人和西方国家人民间的接触——文化接触和贸易接触和扩大货物和业务的交流，以及一种感觉——努力谋求生活的幸福比研究毁灭人类的计划能